

## 道德真經直解

經名：道德真經直解。宋邵若愚解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### 道德真經直解敘事

據《史記》略曰：老子為守藏室之史，周衰，遂去。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上下篇，#1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終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，後人因之，上卷說道，下卷說德。今以理考，道德混說，無上下篇，此史辭之流言，今以除去。

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，分為八十一章，惟務其華，圖象陽數，此以戲論，無益於人，今亦除去。

又創立篇名，狹居其事，言理不當，今亦除去。此書義不連環者，當時關令不解徵問，而老子自陳其事，或引前聖之語，所以文意斷續，其辭重疊者，如父母慈心，訓之切切。

其間干涉國務者，蓋老子嘆當時之風，乃周朝之事也。其間犯諱，若改易之，經久恐失本意。據今云經史舊文，則不避及，書籍傳錄，為字不成。此書箋注者多，雖能於理則不中，雖辯於事則無法。只如注玄牝為口鼻，是不中理也。死之徒為涅槃梵語涅槃，秦譯無為。是不中事也。如是胸懷臆註，語言散失者，不欲備舉，其由未至於道也。孔子志於道，緣道無形，據於有形之德，以德為立基之本。本立而道生，以其漸者也，豈可殫德而不進道？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。

如志於六藝，浮遊於德，以術為道，認穢汁為精，以鈍濁為朴，遲速為性，拱手不動為無為，不食滋味為恬淡，儻來適去為自然，休妻獨寢為清靜，如此之徒，不可與言至道。如《抱朴子》第八卷云：五千文雖出老子，然皆汎論較略耳，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，有何承按者也。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黃白術，執有為為事，將好利淫心，測度無為之道，是故不知首尾，又況不及此子者乎？又直以輕舉者為上士，修道德者其次。夫舉身隱形，變化物象，在禁為妖。孔子不語怪力亂神，以其無所益也。老子所著，長生久視，務在進道而不專取。且神仙之人，居止三山，不離於地，跨鳳朝帝，亦不離天，居天地之間，兀兀然壽千萬歲。暫時易短為長，報盡還復于死，若不進道，何異大椿耳？此非論說是非，恐殫神仙之術，不進於道。

萬類惟人最貴，最貴不譽食譽衣。惟人能了達死生，莫為塵緣放過，忽爾死之將至。此事不是臨期，設或沉沒他途，萬劫千生難遇。若愚得之不易，歷學勤苦二十餘年，始悟本來然。而大道無言，借有言以顯道，故語言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言，若以見聞覺知，卒難了悟。今居錢塘，邂逅遇清河居士，相與

投機，因論此經，教中最上緣。為注者辭博多文，世人為文所障，是故難知義趣。道德本無多事，若正注相挾，直截易解，令人一見開發，聞言悟德，即德見道，以此不輟，是為報祖。而求正文，凡得三本，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為準。今所為注，凡言德者，事涉孔氏之門，言其大道虛寂，理準佛乘之旨，以儒釋二教為證，撮道德合為一家，惟恐根鈍福薄，不能承當其事。此書下有留形住世長生之術，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法，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，恐懼乎不見而患乎不行。此身與古聖一般，但為之若是。當今聖主，惟道惟德，乃孝乃仁，一慈二儉，總循舊章，功成平泰之風，以此相合和氣，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，常存無欲之心，久則民物淳淳，致君堯舜之上。以此流通，上報國恩。

### 敘道德階梯科

道者，以無為顯實，有為恃權，即有明無，悟無卻智，此理也。德者，體道為法而施於事，此事也。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，所陳階梯次第，緣道有淺深，德分內外，若不明階梯，罔生互謗。夫大道者，寂然至虛，無形無名而不可言，其為書者，無以記之，故曰太易。音亦不易也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。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，故曰太初。太極也，太一也。老子指一炁強名曰道，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，釋氏陳四諦亦曰道，故知三者垂教，總備於有也。若不從有，焉可以無明無？以有明無，故道有淺深爾。太易者，虛無也。因動為有之初，故曰太初。有氣為形之始，故曰太始。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，故曰太素。氣形質具，未相離之間，名曰渾沌。渾沌既分，陰陽相蕩，一氣居中，萬物生焉，故老子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是故聖人仰觀俯察，體天尊地卑，用之則為官長而明王道，立五常百行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，以治人理。

夫大道者，無名無跡，無死無生，萬劫常存而不變易，尊高無上，妙不可言。夫上德者，體無為為用，以一為法而治天下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下知有之而不見賢，萬物將自化。所以無敗無失者，蓋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若失之，則執一而徇有為，而為內德。

夫下德者，體一為用，以陰陽為法而治天下。故孔子一以貫之，善建者得一為正，萬物將自賓。若失一，則徇五常百行於事，而為外德。夫內德者，抱一也。蓋一者，國之母，生之根。抱一不離，則根深柢固，乃長生久視之道。孔子謂之至德，而以道為本也。又名中庸者，喜怒哀樂未發，心在陰陽之中，釋氏謂之中道。玄門失之，則殢陰陽潛運而為法術。

夫外德者，從五常百行修於身，孔子謂之敏德，而以行為本也。處柔弱不爭，若水而攻堅強，如慈儉若拙訥之類是也。失之則殢智巧華薄，騁強梁，馳田獵而貴貨，居寵辱矣。

夫道甚易知，甚易行，而人好徑，故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大道平易，而在不為而成。以要言之，皆歸無欲，不欲以靜，清靜為天下正。老子不言藥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昇天者，止言道德而非術也。

### 道德階梯圖

道有二道，德有三德。一者，虛無無為之道。二者，一氣有為之道。故道有二道，而分淺深。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，自至德已下，皆屬有為，故為三德，以分內外，此皆正道法門。夫道、德、陰陽、人事，四者融通合為一家。若不能和會，則觸途成滯，學者宜審詳之。

宋紹興己卯歲清明日本來子述

# 1 上下篇：前面疑脫『老子乃著書』五字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

本來子邵若愚直解

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音叫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大道者，至虛至靜，無形無名，不可以視聽求，不可以思議知，不可以語言及，此無始無終，常存不改之道。自虛無始化一炁，因有一氣之跡，是故可道。既云可道，則非常存之道。既有氣之名可名，則非常存之名。未現一氣已前，無形無名之時，此即天地之始，此不可言之道。緣有一氣之名，為生萬物之母，此可言之道。乃知我身從一而有，人能以一為法，悟入而見大道。夫大道者，人之真心也。一氣者，心生之欲也。夫真心本來虛靜，元無生滅，因真心動而為有，其名曰欲。念也，智也，幾也，識也。緣心起欲，故隨欲受生。既生之後，受納好惡，攀緣不息，著五色，殫五音，恃強梁，居寵辱，迷妄為心，因執妄心。蓋覆一心，不明一氣之道，若人捨妄守欲，便是一心。此心持之則為正，得之則為靈，為萬物之母，乃生死之根。緣其存欲，蓋覆真心，所以有生有死。人能無欲，無欲則虛靜，乃同無名之始，便能出離死生。故老子云：常無欲，以觀其天地之始，此乃出離生死之妙。又云：常有欲，以觀其一氣之道，故為徼。邊也，淺之意也。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，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，此有無兩者，同攝為一，緣出言為教，而分有無之異名。有無混同謂之玄，釋氏謂之不二法門，又謂之中道。玄之門以中為法，設喻如筌。然法從心起，既起於心，繫著在中，則非虛靜。老子恐中道法縛，不能捨筌，故將又玄以釋之。學人但不著有無，亦不居玄之中道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則心虛靜，乃是無為，故不須推照。以無所得，故始足無欲。所以纖塵不立，故名清靜

。都無作用，故名無為。無修無證，故名自然。都無一物，故名虛靜。自在無礙，故名逍遙。一味平常，故名恬淡。是故無欲則離諸分別，離分別故無煩惱。心無欲則觸事無我，無我則無爭，故無咎。心無欲則離諸善惡，離善惡，故不拘因果。心無欲則不著萬物，不著萬物，故無生，無生故無死。夫心常無欲者，乃眾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音以，下同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聲音之相和，胡臥切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音衡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音智無欲，使夫知音智者不敢為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天下皆知普遍共知為美之者，己亦效之為美，斯此也惡宜已止也。皆知善之者，己亦效為美#1，斯不善宜已。夫何故？觀有無互換之相生，難易事之相成，長短理之相形此也，高下勢之相傾，聲音是非之相和，前後颺颺之相隨，世人因著美善，事障本心，逐境以為，遂生八萬四千煩惱。是以聖人處無心為之於事，所以能齊萬物，行之治世，可不言之而教於天下。且萬物事也並作起也，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，恐民生好惡之情，於己無所與，於民無所取。緣以無事安民，故生民而不知有君之化，雖為君父而不恃為主此顯諸仁也，功業成而名不居此藏諸用也。夫惟不居於跡，是以德存而不去。失也夫不尚賢能者，恐人矜智。王所好者謂之風，民樂隨之謂之俗。上矜賢智，下必競趨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其名故也。名不爭其名故也#2。食之與貨，務資贍養，豈貴珍奇難得？貴乎難得，民必深藏。几人之情，與之則不授，藏之鈴竊奪。治世非不用貨，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，使民不為盜故也。下民不見名利可欲，使心不亂，其民自治。是以聖人之治，不尚賢，使民無智，無智則自虛其心，心虛則能容萬物，故云實其腹。不貴貨，使民無欲，無欲則自弱其志，志弱則不隨境轉，故云強其骨。孔子嘆申根之不剛者是也。常使民無智則虛心，無欲則忘境，心境兩忘，無所攀緣，萬事俱息，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。緣聖人為無心之為，則天下無不治矣。

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虛無大道，化生一氣，一氣分而為陰陽，陰陽生化，稟一氣為主，乃知一氣處陰陽之中，故曰沖氣。夫大道以沖中也氣而為用之也，如天覆地載，日照月臨，冬寒夏暑，春生秋歛，皆沖氣之用。沖氣者，有而無形，無而有精，天

地之間，或不盈不虧，淵深也兮似萬物之宗本也。學人欲見沖氣者，當挫其心之銳，銳息則志休，故能解其事之紛多也。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，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，內外無染，湛兮其惟一心也，雖不見其跡，又似或存。釋家喻為慧燈朗月，衍家以為大藥金丹，孟子以謂浩然之氣。言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塞乎天地之間，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。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，乃大道所化之一氣，曰吾不知誰之子，此象萬物帝主也在陰陽之先前也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楚俱切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，苟非至仁，而有親疏焉。春生非仁也，秋殺非不化也，棄用因時，以萬物為芻刈草也狗。芻狗如今之草龍，祭祀用之。始以朱匣盛貯，繡巾覆之，既祭之後，棄而不用也。聖人以一心為德，故以百姓心為心。賞善非仁也，罰惡非不仁也，隨民任事，賞罰因時，故以百姓為芻狗之喻。莊子云：至仁無親，大仁不仁。夫惟不仁，是謂大仁。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音朔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天地之間，謂四方上下也。其猶似也橐籥也籥笛也乎，橐籥中虛，其用在無而故不屈累也。橐以鼓風，籥以運吹，動而愈越也出，若乾坤之開吐生物也闔閉藏物也。老子欲多廣也言數頻也窮，其理不如守中。中者，虛也。以心處虛，其用無盡。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動。

谷以喻虛，虛者，道也。神者，道化之一氣，乃無中之有也。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，取其不壞為義。虛神無形，本自無生而亦無死，故云谷神不死。虛乃生之本，謂曰玄。神為化之元，謂曰牝。谷神者，是謂玄牝也。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，所出謂之門是謂生天陽也地陰也根。以觀谷神，綿綿綿綿者，有中似無若存，若存，無中似有。用之者以神合虛，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。

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？故能成其私。

列子云：凡有貌像聲色，皆物也，人見天長地久而不知。虹蜺雲霧，風雨四時，積氣成乎天。山嶽河海，金石草木，積形成乎地。夫有形者，豈得不壞？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，四時之運，稟道為生化之主，天地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效之，處謙下不敢自尊，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前也，以世利皆為身外之物，緣外其身不為物累，而能身存得久。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，非以其無私耶？效天地為而無為，故能成善也其私。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烏路切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矣

眾人好爭，老子以不爭為上，善喻若如也水。謂水無心，欲善利萬物而不爭，是處眾人之所惡也，以水之德，故幾近也於道。夫爭從心起，無心則善於不爭。以無心為法，而能利於萬物，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，心無心則善其淵，深也與無心則善其七，言無心則善其信，政無心則善其治，事無心則善其能，動無心則善其時。夫惟無心善於不爭，故無尤遇也矣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音以；揣初委切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、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居高名厚利，如持而盈滿之器，常懷傾昃之憂，不如其已上也，則無大過之累，由不滿則易持也。揣度也而銳鋒銳權勢也利之勢，不可長保，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，蓋因富貴而驕生，驕慢則過起，此非天殃，自遺加也其咎禍也。然何以免此息？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，如春生化，功成名遂，至夏則身退不居，此天之道也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竟

#1 己亦效為美：『美』疑作『善』。

#2 名不爭其名故也：此句疑衍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二

本來子邵若愚直解

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在斯切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心無定名，隨處而立。心動則著物，著物便見心。心動則屬陽，其名曰神，又名曰心。心不動則屬陰，其名曰精，專一為義又名曰性。心向外也，為視為聽，其名曰魂，又名曰情。心向內也，收視反聽，其名曰魄，又名曰意。皆隨處立名，總名曰心。乃知心者，載乘也身之主，無不經營。今言魄者，謂魄屬陰，陰以靜為法制，心於內靜則精魄住，精魄住則神魂住。陽為陰所伏，男為女所制。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為一，謂之抱守也一。抱一雖能追二氣於黃道，會三性於元宮，鑽簇五行，合和四象，此長生之術，未極於道者，緣心著一故也。老子嘆曰能無離乎，離有入無，令心廓徹清靜，始曰無為，此名真心，乃大道也。如專氣致柔和也者，既言專氣，便是用心，有心則不得致柔，能比如嬰兒無心乎？若滌除萬境，一心覽執也玄，如玉有疵，能無心執玄而無瑕，疵乎？夫愛民治國之心，經營天下之致，事彰於跡，有跡則有憂，而能顯諸仁、藏諸用而無為乎？天然機解之門，心也，開闔應務之際，能隨順物情而為

雌乎？心本靜明潔白，四方通達，緣染知見，情解窒礙，不得虛靜，能無知見乎？夫一者，攀緣之本，生滅之根。既有一繫著，即非無為之道，能離抱一之跡，方合於玄道也德。玄德者，生育之，畜養之。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，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，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，是謂玄德。故莊子云：通於一，萬事畢，若無心得一而鬼神服。此之謂也。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埏埴然切埴市只切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，藉有之以為利便，於無之中，乃見妙有不窮之用。且如車，今之十八輻，古之三十輻，共輳一轂為輪，藉輪為有形之利，當其無中，妙有在於運轉，故知無者為車之用也。埏和也埴粘土也，傳以為器瓦缶甗之類，藉器為有形之利，當其無中，妙有在於盛貯，乃知無者為器之用也。古之穴土為居，鑿戶門謂之戶而出入，為牖窗謂之牖以視外，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廷之制以為室，藉室為有形之利，當其無中，妙有於居處，乃知無者為室之用也。故見有之以為利便，無之以為妙用，是以聖人藉幻身為利，以無心之心為用，使學人體物理有無而見道之利用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音杏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失也，盲聾口失皆冷聲色滋味之過，迷失真心，不得見聞大道。如馳騁田獵，恣縱逸樂，令人心發狂亂。若貴難得之貨，心染責著，令人妨行，是以聖人為腹者，能容萬境，不為耳目之欲，故去彼妄緣，方能取此實見。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寵辱若驚，貴為大患，緣若汝也身故也。老子自問何謂寵辱，寵得也，辱失也，因寒生熱，因寵生辱，故知寵為下。世人執著，貴愛於身，是故得之恐失，故若如也驚，失之悲悔，故若如也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老子自問何謂貴大患若身，老子曰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受貴愛於身，及吾無受貴愛於身，如是則吾有何患？故受貴以身為天下者必招辱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者必生患，若可託天下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去吉切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古曉切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

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大道虛無無色，故視之不見，言其意夷遠，故名曰夷。大道無聲，故聽之不聞，言其意希闊，故名曰希。大道無形，故搏之不得，言其意微小，故名曰微。無色、無聲、無形，此三者既不可致詰，細推也。故從混未分曰混而為一氣而言之。其一在上，運日月風雨而不暵；見也。其一在下，厚載萬物而不昧。繩繩兮者，言一氣連運，上下不絕之意。能陰能陽，能圓能方，能青能黃，妙用莫測，故不可名，復歸於無中之物。乃人之一心，便是混元一氣，是謂無狀之中，狀，無物之中象。物象意同，二句疊言。是謂恍無中似有曰恍惚有中似無曰惚。恍惚者，言有無不定之意，故迎之不見其首前也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操也萬古常存之道者，以御侍也今之有一之名。執一則能知古始，初以一心進道，釋氏以一心為般若，仗一心進取而能到彼岸。是謂大道之紀綱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兮若冬涉川，猶似救切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容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朴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老子言古之善為道之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理不可識。夫惟深理不可識，故且強為之容，而申猶豫之意。豫兮若冬涉川，徒行渡水曰涉。眾流曰川。

言不得已而應事之意。猶兮若畏四鄰，言自性不出於外之意。儼矜莊之貌若容，言正容以悟之意。渙冰散也若冰將釋，言心如冰決解釋之意。敦立也兮其若木之朴也，曠空也兮其性若谷也，渾兮其若俗濁也。孰誰也能於渾濁之間以見靜之徐清者，若畏四鄰？孰能於安靜之間以見動之徐生者，若冬涉川？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者，不欲持盈。滿也夫惟不盈，則常虛靜，虛靜故能敝隱也不日新而成道矣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奉道者，須是致虛極，守靜篤。夫萬物並皆也作生也，自虛命也化神性也，神化氣陰陽氣也，氣化形，形復化虛，明見虛是根也，故老子曰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芸與云同自小及壯，自壯及老，而皆各歸其根，學人欲識歸根法，曰心靜。靜謂內外俱息也。又云靜曰復命者，非靜中復有所見也，但復去為靜之心，乃得其虛，故曰虛靜。則政極篤，此理不可言宣，便是當初

大道命與我者，故曰命。此命離陰陽之外，乃虛無大道也。世言死生由命者，此指陰陽。命我有形體者，處於陰陽，故禍福壽夭，推之可見也。此命無生無死，亘萬古而常存，故曰常。能知此常之理，乃曰明。不知常之理，妄意



作為者凶近禍曰凶。知此常者，其心虛靜，方能容攝萬境。虛靜能容，乃公正也。公正乃王德也。王以虛靜治國，名曰無為，乃同於天。天之虛靜乃同於道。人同道之虛靜，乃能長久，故沒身不殆。歸根復命，常存之道，無其止盡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故信不足焉，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我自然。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音謂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音燭。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太上遠古也之世，以無為化天下，下民但知有君之化，而不見其跡。其次至堯舜，淳朴漸散，以有為之教，欲復無為之道，緣顯仁義之迹，民競親之，因感聖智之治，民歡譽之，自此仁義易其性，而失無為之道。莊子云：自虞氏取七義以亂天下也。其次至三王，德衰義薄，用刑罰使民畏之，以從仁義。莊子云：施及三王，天下大駭。其次至五霸，大偽盛行，巧役於下，下侮之於上，刑罰不足威懲。孟子云：五霸假也。仁義者，乃救世之法，而以信為本，故因信不足焉，而有不信。太上之世，為無為之事，由兮其貴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我自然，蓋不顯其治。大道廢，緣有顯也化義之跡。智慧既出，而有大偽生，蓋智慧者，心之妄念也，意識分別，不能一齊天下。太上之世，臣忠子孝，以為之常，而六親不和者緣有顯也孝慈，國家昏亂緣有顯也忠臣，皆因矜智失於自然。若絕聖棄智，用無為之化，民獲利百倍矣。若絕仁棄義，不易其性，民復孝慈。若絕巧棄利，不見其欲，則盜賊無有。聖智、仁義、巧利，此三者以為文華，故治世有所不足，老子故令有所屬。使人見本來素性，人能守之，是名抱朴。朴者，道之一氣，在人曰性，乃人之一心，取素潔為義，以此為正。世人因欲著境，攀緣成私，汙染素性，何得見素？但少私。何謂少私？寡欲是也。一者，乃真心之動念而亦是私，今老子不言無欲，而言寡欲者，治世之道，以一為正故也。民持寡欲之道謂之德，德育萬物謂之仁，仁救安危謂之義，義有去就謂之禮，禮有變通謂之智，智有誠實謂之信。使民抱道，則五常百行之所自出，人心寡欲而無矯傲之能。大哉老子，令人從本而流，末，自然之教於天下也。

絕學無憂。唯以水切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伯音抬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音演兮其若海，颺音劉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于母。

一切憂苦皆因妄生，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，故無憂患。然捨妄還真，與棄真逐妄，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，出於一心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出於一性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馳騁妄心，不可不畏。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止也哉，觀眾人心熙熙悅貌也然，如享太牢之志，太牢，牛也，祭天之物。如登春臺之樂。老子申絕學之意，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者，任運無心，若無所歸。眾人之心念念不停皆有餘，老子曰我心獨若遺，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無智無得，但純純兮。真心無雜俗人昭昭以為明，老子曰我獨若昏者，而心無所恃。俗人察察以為智，老子曰我獨悶悶然無意於物。澹水動之貌兮其若海者，言不可見其心。颺高風之貌兮似無所止者，如風行空，無所依住。眾人皆有以用也者，著物生心。老子曰我獨頑且鄙者，不為物遷。老子曰我獨異於人者，以心合虛，而貴求食於母。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老子言孔空也虛也德之容儀，乃一氣也，故云惟語助也道是從。空德之容，乃道化之為物也，其物惟為也恍惟為也總恍者光而明，故似有也。惚者有而未形，故似無。是也。細而言之，惚兮恍，似無似有其中有象，恍兮惚，似有似無其中有物，物與象二字一意，不指定言，無中有也，有中無也，故疊言之恍惚便是物，物便是恍惚。前文云：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恍惚。恍惚便是混元一氣，乃人心也，心有所著，故生恍惚，心無所著，便是窈冥。老子先言有心之境，次明無心之道。窈兮幽之意冥兮，暗之意其中有精者，非謂窈冥之中又別有精，只窈冥便是精。張平叔云：窈冥莫測是真精。其精之理甚真為義，言其不偽也。世俗以穢汁為精者，此術家之語也。由陰陽相濟，血氣變白，如乳妳汁類也。此物隨感所化而無定位，在體為汗，在目為淚，在鼻為涕，在脾為涎，在腎為精，皆心之所感而為，即非真精也。又云其中有信者，自古及今，其名常存不去失也也，可以用也閱度也眾物之甫始也。老子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窈冥之道。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烏爪切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直良切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何謂曲全枉直？夫處窪低下貌下則保盈，能弊隱也其德則長新，其為道者，務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法也。如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誇功曰伐故有功，不自矜自誇曰矜故長。雖涉迂曲而枉於直，其由不爭也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老子引古為證，古

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其身而德歸之。

希言自然，故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人乎？

夫道，希止也言自然也，不自然則事屬有為，故見飄風旋風也不終朝，驟雨疾雨也不終日。孰誰也為此者？天地也。天地有作為尚不能久，而況人乎？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故從其事於道者，奉道者心常虛靜，故同於道。從其事於德者，惟其一心，故同於德。若專志仁義，失於道德者，同於凡俗之失。夫事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事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如專志仁義而忘道德，然同於失者，賴五常百行，外德修身，故云失亦得之。失道德者，緣正信不足故也。失尚稱德者由有不信，仁義者愚俗。

跂音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之芮切行，音杏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跂謂腳跟不著地足者不能久立，跨騎也物者不能久行，是以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施心於事，尚不能久，況乎其在道也？即心見道，見道離心，有心則有礙。喻如即食得飽，飽當離食，故曰餘食贅礙其行。所行為行物事也尚或惡之，況乎其在道也？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返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大道虛無也。虛無無物，自然生有，以一氣為有物之稱，天地萬類，普因一氣而混成，先在天地陰陽也以前生。寂兮言無聲也，寥兮言無形也，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改易也，周行六合而不殆止也，萬物皆自一生，可以為天下母。雖云有物，寂兮寥兮，亦是無稱之稱。老子云吾不知其名，以字記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推大之理往逝之，故曰逝往也。逝四方上下，其理彌遠，故曰遠。遠則不可推，復返於一，故曰返。夫萬物因一而生，故道大也。萬物因陰陽化形，故天大、地大也。又云王亦大者，謂虛無為域，域中有此四大，而王以道蒞天下而處一焉。人以五常百行修身，而從謙下由取法於地，地之生育取法於天，天之運化取法於一氣之道，一氣之道取法於虛無自然。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重為輕之根，靜為躁動也之君主也。以事言之，是以君子終日行者，欲輕

亦不離輜重之車。雖有榮觀，在物必依燕處之靜，超然可見。輕不離重，動不離靜，君不離民，如何感嘆之意萬乘之主而以身貴高而輕天下。輕天下則失臣，民也躁動也則失君。

善行音衡無轍跡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筭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

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善行其道者無轍跡，車行之跡此所謂行無行，行故無跡。善言其道者無瑕謫，此所謂言無言，言故無瑕謫。善計其道者，其心無思無為，故不用籌筭。善閉其道者，心常無欲，則境莫能入，雖無關鍵鎖類而不可開。善結繼也其道者，達自心是道，雖無繩繼約束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以此善普同救物，故無棄物。如是自利利他，是謂襲明。故善道人為不善道人師，不善道人得善道人之所資。然當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若貴師愛資，雖為權智，執之同於大迷。無智無得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音溪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武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朴。

學人未能全得無心之道者，但知其雄強勝物。而守其柔雌之道，老子喻為天下谿，謂處下而不爭也。能為天下谿，常使其德不離，久則復歸於嬰兒。嬰兒謂睹境無心知其自理明白，守其黑默之道者，可為天下式，法也謂藏光隱德也。能為天下式，常使其德不忒，失也久則其德復歸於無極。盡也知其榮而不喜，守其辱而不憂，譬為天下空谷，謂虛而能容也。能為天下谷，常保其德，乃具足，久則復歸於朴。

朴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音掌，故大制不割。

夫朴者，大道化生一熙也，散則為陰陽。器顯形謂之器之用，四時之遷，始春而後秋，聖人觀生化之有序，用之為法，宗廟則以昭穆焉，朝廷則以尊卑焉，鄉黨則以年齒焉，推厚德則為之官長。是以先君後臣，先夫後婦，故體大道也之制，使人倫有序而不傷割害也。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音以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噓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上古以無為治天下，無不治矣。至堯舜時，道德勢衰，迷七義欲民從之，救衰弊之世，是將欲取治也天下而為之者也，老子曰吾見其不得已。夫天下者，神化之器用也，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事也或行或隨或

前或後、或噓或吹或陰或陽、或強或羸或盛或衰、或載或隳或成或敗者，緣執於為。是以聖人治天下，所以去離也下同甚、去奢、去泰者，由不執於為也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音耗還音旋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音以下同矣，不敢以取強焉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
以用也道佐輔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取勝於天下。夫舉兵加彼，彼必應之，其事既好還報，則勝負反復矣。夫兵者，凶器也，師師，眾也。《周官》自五人為伍，積二千五百人為師。之所處，民事廢而田不修，故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失於耕治，必有飢歲凶年。故善良之稱用兵者果定也下同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強焉。果而勿自矜，果而勿克伐，果而勿生驕，果而不得已而用之，果而勿恃強。夫物盛則衰，至理又然。物之用壯如兵之恃強，物壯則老，兵強則敗，是謂非道。非其道也，宜當早已止也。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惓為上。故不美也，若美必樂音落下同之，樂之者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兵以濟難，由如毒藥，不可為常。夫佳美好也兵者，不祥之器，有好勝之心而妨道德，萬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於佳兵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左為陽，陽主生。用兵則貴右，右為陰，陰主殺。故知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一非君子之器，禁暴救亂，不得已而用一之。治國之道，恬惓安靜之意為上，故一兵不可美好也，若美之者，是必樂一之馴樂之者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人不親之，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是以偏副也將軍處左，古之右為尊左為卑左主生。上將軍處右，右主殺。言居上將之勢，則以喪禮處之，何謂也？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用戰勝取強，則以喪禮處之也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二竟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

本來子邵若愚直解

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

道常無名，朴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音零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大道虛無而常無名，自元始化一氣。一氣者，有而未形，丰之曰朴。其朴

比大道雖小，然為萬物母，故天下莫能臣下也。侯王若能守其朴，萬物將自賓伏也。以一治天下，譬如天地之氣相合，以降甘雨，潤露普徧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大道因朴始立制而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若不止則散失其朴，知止所以不殆而可長久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由川谷之與江海也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失其所止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由如也川谷之水皆與歸於江海也，喻天下萬事，總歸於道。夫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知人者不過用智，人皆以智為明，不如反智於內而自知，自知自理者是謂明。勝人者不過有剛強謀略、豐財銳勢為力，不如息力修心，萬境不動而自勝，自勝者是謂強。世以財厚為富，雖厚有盡，但知自心本來具足，用無窮盡者，是謂富。世間所學皆小志，惟強行於道者，謂之有志。孔子志於道。從事皆合於道，是故不失其所止者，乃能久。形雖死而性不亡迷也失也，處於不生滅之鄉，萬劫常存者，是謂壽。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居，衣被萬物而不為主。故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；萬物歸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，以其不自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。

大道汎兮，言無定位也，謂可大可小，故其可左右。何謂可小？夫道，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謂如春功用備成，至夏則春意不居。當春之時，萬物衣被而不為主宰，故道常無欲於物，則可名於小矣。何謂可大？夫萬物總歸於道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，而效其道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以其不自為大之跡，故能成就其大。執此大象以治，天下無不歸往。民往之者，緣往而不害故也，所以天下安平泰。

樂音岳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世俗殫五音之樂與飲食之餌，百年之間如待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然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使之治國、治家、治身，至於生之前、死之後，用之不可既。盡也

將欲歛音吸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將欲歛歛也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陰根於陽，此必然之理。識事之理者，是謂微明，故知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也。夫魚不可脫離也於淵水也，如國之利器用也，不可以示明也人。若示人，則如魚離水。設符璽表信，制斗秤令平，此便國之利用

，將欲救弊，必固轉生不淳，蓋不察微明之義。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以無名之朴。無名之朴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治天下之道，常處事於無為，而天下無不為治也。侯王若能守無為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有欲作起也者，吾將鎮安也以無名之朴。無名之朴者，亦將不欲是也。不欲則以靜，所以天下民心將自正。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太古之時，上德不顯其德，是以有德。至伏羲之時，造書契，定婚姻之類，因顯其德，而為下德。然雖不失德，因有為德之跡，是以無德。夫上德者，用無為之治而無以為事。下德，用有為之教而有以為事也。至堯舜之時，上以仁愛人利物曰仁人之德為之治，化而無以為事。其次至三王，上生可否之義，分別為之而是有以為也。其次至五霸，上體事之禮而為之治，何期禮出詐生，而民莫之應，用禮立法，欲人懼刑而從仁義，如是則攘以手禦臂也臂而使民仍就也之。放因失道而後用德，失德而後用七，失也而後用義，失義而後用禮。夫禮者，救世之法而以信為本，緣忠信之薄而為亂之首始也也。如前代顯智識治世者，乃道之華，非道之實，因徇其華而愚民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，不處其忠信之薄，居其道之實，不居其道之華，故去彼華薄，取此實厚。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故致數譽無譽，不欲碌碌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夫一者，萬物之母也，萬物皆自一生，故得一則昌，失一則亡。老子言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為也下同清而覆，地得一以寧而載，人之神得一以靈，神顯用曰靈三才之間、四方上下為谷，得一以盈，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矣，侯王理世，得一為法以為天下正。其各致之一也，若天無失也下同一以清將恐拆裂，地無一以寧將恐發泄，水火風伏下神無一以靈將恐其神歇，散也谷無一以一盈將恐宇宙竭，盡也萬物無一以生將恐生化滅，侯王無一以為正，而恃我之貴高，失於恭謙，將恐其位蹶。失也故處於貴者，以賤為本；處於高者，以下為

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小失父曰孤寡女無夫曰寡不穀者，以其就下。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將認我之貴高，故致數不一也譽。褒譽譽者毀之，基不若無譽，故不欲碌碌如玉之譽者，不政珞珞如石之毀也。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馳心於外者，不若反心於內，故反者乃道之動。動而反歸無心曰弱，弱者乃道之用也。世人只知天下之物生於有，不知有本生於無，故知無者道之用也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上士學也下同聞道，能生實信，動而行之，故云上士。中士聞道，胸中無主，若存若亡，故云中士。下士聞道，塵重業深，聞說其心，不依一法，兀然無事，具足道德，必大笑之。下士聞而不笑者，必是奇怪矯妄，有為法術，此不足以為道。

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夷道若類，音未進道若退，上德若谷，太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

故建立也言有之：老子引先聖之語也。明道若昧，悟道無得，故若昏昧。夷平也道若類，大道平夷，無修無證，故若類。進道若退，不用心智，故若退。上德若谷，心如大虛，能容萬境，故若谷。大白若辱，無為而為，故若辱。廣德若不足，大德之士，圓修萬行，故若不足。建德若偷，行行無跡，故若

偷。質真若渝，渝，變也。自心清靜，隨物安委，故若渝。大方無隅，淫房酒肆，皆成道場，故無隅。大器晚成，勤誠歷修，方能究竟。大音希聲，至樂自聞。已上十一句，言大象無形，由道隱無名之謂也。

夫惟道，善貸音太且成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夫惟道，善貸假借曰貸與陰陽生化而且成，終復歸道。自道生一氣，一氣分而生二儀，二儀生化，以一氣為主，以一合二，故云三。一氣在陰陽之中，故名沖氣。以三能生萬物，故萬物無不負背也陰而抱向也陽，皆仗沖氣以為和和者生之本。

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，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我亦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者，何也？理世之道，以謙下為法，故物或損之者而受益，益之者而見損，故知謙者受益，此古人之所教也。老子曰我亦以謙為義而教之，夫何故？見恃強梁者不得盡其理而死。老子曰吾將



謙道，以此為父教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音澗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矣。

天下之至柔者，無心之心，又玄是也。人能馳騁至柔，此天下之至堅而不壞者。古頌云：不見頭也無手，世界壞時終不朽。以無為有，故曰無為入於不生滅之鄉，萬劫長存，更無間斷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。此不可言及之教，老子嘆曰：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矣。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高名與身，二者孰親？身與財貨，二者孰多？因名利而生得與亡，失也孰病？是故甚愛名者，必因名大則費；損也多藏貨者，必因貨厚而亡。失也居名知足則不辱，居貨知止則不殆危也，可以長久。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大成者，反若如也下同缺不完也，故其用不敝。敗也大盈滿也者反若沖虛也，故其用不窮盡也。大直者不申反若屈，大巧者藏智反若拙，大辯者不言反若訥。是以缺能勝成，虛能勝滿，屈能勝直。拙勝巧，訥勝辯，如躁勝寒陽動則躁，靜勝熱陰止則靜。此者如藥對病，惟清靜無為能空萬境而絕對治，乃為天下正。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古之兵即農也，農即兵也，有事則征，無事則耕。天下有道，民各安業，卻退也走馬，戰士以糞田疇，修治農事。天下無亡也道，兵戎之馬孳生於郊，離王城三十里為近郊，六十里為遠郊。亡道之由。罪莫大於縱心可欲，禍莫大於食心不知止足，咎莫大於專心欲得。夫罪禍咎皆因欲起，若心無欲，故能知足，其心之足，所遇而常足矣，禍咎自除，何罪之有？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夫道均化於萬物，而知道在我矣。欲見道者，不須出戶，但推照一心，其一與萬物一皆同，故能知天下萬物也。若更能棄推照之迹，心無繫著，則不須窺牖，向外視也而見天之道也。若向外求之於筭數，求之於陰陽，求之於人事，其出彌遠，則其知彌少矣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萬物之性，不見而名天之所造者，而在不無也為而成。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矣。故取天下

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為學者日務滋益是也，為道者日損萬緣是也。夫為學務益者有二病：一者讀誦抄寫，持事多聞，名著事。二者尋於書義，窮究文理，名著理。此皆心有所著，故當損之。夫為道務損者，亦有二病：一者斷除妄想，心外求靜，名執無。二者併去塵緣，專守一心，名執有。此皆心有所執，宜又損之。損去為學為道之心，離著離執，以至無為之道。無為者，是無心而為也。無心非滅無也，謂無一切心，名曰無心。無心而為，自然境空，任其耳目而視聽，自除從其貧富好醜，自滅運水般柴役，遊於世而無所累，故無為而無不為用矣。故以道取治也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治也天下。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，慄慄為音謂天下渾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聖人無欲無為，無常處之心，以百姓之心應事而為心，《擊辭》云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因事顯心而見其德。善者吾善之，有不善者，聖人不分別，吾亦善之，因亦善之，德化百姓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有不信者，聖人不分別，吾亦信之，因亦信之，德化百姓信矣。是故聖人之在天下，不疑於物，則天下物自信；不私於物，則天下物自公；不貴於珍，天下自不食；不奢侈，天下自從儉；用其實，天下自不偽；崇其謙，天下自不爭。如此慄慄為天下渾心，百姓皆注其德於耳目，聖人處無心於事，皆孩之也。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世人有心出於外，體天地陰陽為法，存想漱嚙，吐納般運之類而求長生者；又有心入納也於內，沉空冷靜，昏蒙如死者。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之，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，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，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#1，又有民釋曰眾生。儒曰：民眾萌之謂民。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，亦十分中有三分。老子自徵問，夫民以衣食養生，何故動之死地？以其緣貪生生之過厚故也。三三類九，皆不取者，緣生之徒心著有，死之徒心著無，民之生心著境，三者心有所著，皆居生死之地。蓋聞善攝無生者#2，離外境，離二邊，都無所著，不立於心，見如不見，來如不來，身心一如，故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及也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兕如牛，色青，重千斤，一角如鞭，長三尺餘。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，而使猛獸兵刃不能加害。夫何故？以其心無所著，行住坐臥，心常虛寂。虛即無相，寂即無生，緣其無生，故無死地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

，德之貴，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

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萬物因道而生之，因德而畜孕也之，物之形賴生畜之勢而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。且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其理莫之爵位也而常自然矣。是故萬物皆自道生之畜之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也。因道生之而不見其有，因德畜之，養之育之，為而不恃，乃至成之熟之長之而不為主宰，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，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沒身不殆。

列子云：夫有形者，生於無形。故天下有之始者，無也，以無為天下母。既得其虛無為母，以知其萬物皆子；既知其子，當復守其母。人能以心合無，如子歸母，則沒身不殆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入，因六入而妄生諸緣，而為禍之門也。老子使人塞其兌兌為竅，閉其六入之門是也。貪癡既息，則終身不勤勞也。若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納諸妄緣，則終身不救。夫六入以心為根，但除其根，則境自滅，故老子曰見小曰明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。守柔曰強。天下之至柔。應物隨俗，則用其光，內心虛靜，是復歸其明。見小曰明，明喻如燈頭，光乃外照也。械之曰無遺其言，失之則為身殃。不遺其言，是謂襲合也常。道也

使我介然有知，音智行音衡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音耗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資財有餘，是謂道誇，非道也哉。

莊子曰：道無問，問無應。故大道離言而不可以視聽求，不可以思議知，不可以語言及。應有所施智行言於道者，是可畏也。故老子曰：使我介作分畫也然有智行於大道，惟施是畏。實告之曰大道甚夷，平也謂無為無事，緣而民人也好徑，務一時智識，趣向有為。又況當時朝廷矜智尚術，甚除其道，田甚荒蕪，倉廩甚虛，人競外華衣服文青與白謂之文采，帶權勢若利劍，厭飲食驕於味，畜資財圖有餘，是謂口道言誇道德，理非道也哉。觀其世道而施此言，是以可畏。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

之然哉？以此。

善建立也德者用之不拔，盡也善抱守也

德者守之不脫，失也如子孫相傳，以祭祀不輟。止也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一家皆修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一鄉皆修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一國皆修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天下皆修，其德乃普。故以修身之德觀身，以修家之德觀家，以修鄉之德觀鄉，以修國之德觀國，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，承承其德，用之不盡，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。老子曰：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修身之德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竟

#1小取大：疑作『以小取大』。

#2所貴此道者，何事也：此句疑衍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

本來子邵若愚直解

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虫不螫失亦切，猛獸不據，攫音鏹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絞子壘切作，精之、至也。終日號音毫而嗑不嘎一邁切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音以。

含抱也至德之厚深也者，其行音杏可比

於赤子。赤子外無物情，內無其心。無心則物不為對，故毒虫不螫，猛獸不據持也，攫鳥不搏手擊也。赤子骨弱筋柔，任手而握物牢固，未知牝牡陰陽也之配合而怡赤子陰器作長也者，至精之至也。赤子終日號叫也而嗑咽也不嘎聲破也者，至和之至也。能知無心、至精、至和曰常，知此常乃曰明。不明常理，百端滋益其生，此曰凶祥。兆也或用心使氣，令體盛實，此曰暫強，乃是衍法而非道也。夫體盛氣強，如物恃壯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不是道，宜當早已止也。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自悟自知者不可言，若殢於言者，則不知。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，但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心之銳，解其事之紛。應事則和其光，處世則同其塵，常應常靜，是謂玄同自然。無憎無愛，所以親疏自平，利害自除，貴賤自滅，使萬物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諸緣俱息，打斷情見，蕩然自在，獨超萬法，故為天下貴。

以正治國，以奇音羈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，人多伎巧，奇音碁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朴。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耶？正復為奇音碁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已久矣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正者，一也。王侯得一為天下正，故云以正治國。吉凶悔咎生乎動，惟一能克勝，故云以奇一數也用兵。孫子云口道是以無事取治也天下也。老子曰，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周時天下多認諱，人不敢言下情之病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便之器，尚賢矜智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無益盛行，故奇異也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失於德化，民不知恥，故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朴。是以無事治天下也，雖其政悶悶，不顯其治，其民淳淳而自化。若用有為治世，雖其政察察而顯其治，其民缺缺而不完。用有為救世，如湯療疥，暫時為福，疥盛緣湯。蓋禍兮因福之所倚，其為福兮，乃禍之所伏。孰知其極之理？蓋治國者，其無正耶？今人正復反也為奇，邪也善復為妖，民人也之迷惑，其日固已久矣。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，清康而不劌，傷也處直而不申肆，藏光而不炫耀者，皆處於無事也。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音色夫惟嗇，是以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真容切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柢、長生久視之道。

用智識治人事天下，則失其正，莫若嗇。有而不用曰嗇。夫惟嗇，是以早復正也。早復謂之重積至德，語云：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？民鮮久矣。重積至德則事無不克。勝也無不克而非苟且，則莫知其極。盡也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蓋正為國之母，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，是謂深根固柢，木根柢也乃長生久視之道。若言治身，當抱其一。一為形之母，是謂深根固柢，乃長生住世留形久視之道也。但以一為法，則事無不克矣。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治大國若如也烹小鮮魚也者，謂不可擾也。擾之則魚傷，故以用也無為之道蒞臨也天下者，而民不傷。至於其鬼人日鬼不為神崇疾疫傷人，非只其鬼不為神崇，其神天曰神亦不為虫蝗水旱傷人。非其神鬼不傷人，緣聖人用無為之道亦不傷人。夫人神幽顯，兩不相傷者，故無為則與天地鬼神同德，蓋德交合也歸焉。是以無為治天下者，無天怨，無人非，無鬼責。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

下小國，則取小國二，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治大國者，宜體天道，下濟流行。夫天下之交，合也觀天下之牝，牝，柔靜也。牝常以靜勝牡，牡，剛動也。以靜為謙下法。故大國以用也謙下小國，則取小國附之；若小國以用也謙下大國，則取大國納之。故或用謙下以大取小，或用謙下而小取大# 1。大國不過欲兼畜養也人，是樂天者也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是畏天者也。孟子曰：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居大者不可恃強，宜為下之也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也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音杏可以加於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，何也？不曰音越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道者，乃萬物之奧也。善道人貴道之若寶，不善道人恃德之所保身，是故尊道為美言，從之可以如市，以德為尊行，可以加於人。夫人不善道德者，又何棄之有也？故如堯讓許

由，立為天子，楚置莊周為三公，招賢之聘，雖有拱璧圭璧也，玉為之。以前也駟乘之馬，公卿之車如此之榮不受而隱去，是不如坐進此道也。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事也？所貴此道者，何事也# 2？所貴者，其心無欲。視榮華如塵垢，而不曰求其以得者，有著境妄念之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聖人為而無為者，是處事於無事也，此恬淡之德，其味無味。應大與小，言其形多與少，言其數塵境妄緣，能為怨對者，以無心為事，故云報怨以德。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，故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夫人欲圖難者，又先於其易。欲為大者，必先於其細。小也天下之難事必作為也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為也於細，是故聖人而無所作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是以聖人由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夫輕諾許從，後必寡信。緣於多易，後必多難。是以聖人應世而母必由難之，故至終無難矣。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

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

，無執故無失。故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矣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以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其安易保持於危，其未兆易謀於已成，其冰脆薄則易泮冰散也，蓋其微者易散也。凡事為之於未有之際，治之於未亂之時。夫合抱之木由生於毫末，九層之臺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事皆從微而至大，不可不慎也。凡有為者，故有敗之應；有所執者，故有失之。是以聖人處事於無為，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是故民人也之從有為之事者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幾者，心動之微也。心未動以前，心處於無而不名，幾動則顯露，亦不名幾。幾者，心始離無入有，在有之微，乃欲之初，事之始也。若能慎事至終如事之始，則無敗事矣。是以聖人欲不欲者，慎心動之微。不貴難得之貨者，慎事動之微。故知聖人之學，不用幾識為學，以復眾人之所過也，以輔順也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古之善為道治天下者，非不也以用也智見明民，用智治世，是將以愚民之也。民之難治者，以其智多，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之理深矣遠矣，謂與物事也反矣。不以智識明民，然後乃至大順天下俱順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也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音仲處前而人不害，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處下之也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在人上，以其言卑下之；欲在人先，前也以其身後之。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，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者，以其謙退不與物爭，是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，其細也夫。

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，謂不拘形名度數故也。有似者，終不肖。似也下同夫惟一氣之大，故似。然居於形名度數，則終不肖。古人云：似則似，只未是。若肖則久矣，其細小也也夫。夫，助語也。學人當子細，若心有一毫一絲情識思念不盡，由屬形名度數之內，依舊生死輪迴，故先聖有此垂誠。

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音掌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正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則哀者勝矣。

老子曰：我有三德，甚可為寶。貴重之意其寶執而持之，可以治身，可以治國。一曰慈，以仁愛物。二曰儉，以寡於欲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，謙而不爭。夫慈則敏惠，故能勇於救物；儉則常足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大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取也勇，勇必害物。捨其儉且取也廣，廣則傷德。捨其後且取也先，先則人怨。害物、傷德、人怨，是死之道矣。夫用兵，慈愛不爭，乃天之道也。用慈以戰則為正，以守正則固。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護之。古之善為兵之士者而不用武，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謙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二者是謂配合也天，乃古之至極之德。古之用兵有言曰：吾不敢為主主者興事而為客，客者應敵不敢進一寸而甘退一尺。如是言之，是無意於爭也。是謂雖行應敵，無行同；攘臂所以表怒，今不怒，無臂同；仍引也事者欲爭，今不得已而應敵，與無敵同；執兵仗以表殺，今以慈為主，與無兵同，是以慈為寶也。老子曰：禍莫大於輕敵，易動也輕敵則幾喪失也吾寶。故兩國抗舉也兵相加，則慈哀於人者勝矣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知我者稀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老子曰：吾言簡直甚易知，無所作為甚易行。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，欲見欲聞，欲為欲得，故莫能知，莫能行。此書言理有宗本，論事有君主也意。夫惟無不也知言之宗、事之主，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。知我道者稀，嘆曰則我道貴謂無上也矣。是以聖人外被褐褐賤衣也而同塵，內懷至道如玉。如玉隱石，惟見於外，罕知其內矣。

知不知，尚矣；不知知，病矣。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之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《清靜經》云：內觀其心，是知也。心無其心，是不知也。能悟心無其心，此為尚矣。道者，心常無思無欲，寂然不知心之所住，若知者是病矣，夫惟能病知為病，則不被所知為障，是以不病。夫聖人之不病者，以其病知為病，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民，人也心虛寂，萬境自空，所以不畏萬物之威，則自知大威至矣。誠之曰無執小識小行狹其所居，無惡塵勞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者，藉有身為利，悟



無相真常，故當自愛，是以不厭也。古人云：五蘊身全，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。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，矜也自愛而不自貴，誇也故去彼自見自貴，取此自知自愛。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由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勇於敢為則招殺，害也勇於不敢則活。利也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如天之所惡者，而孰誰也知其故？理也感激之道，是以聖人由難之。天之道，雖不爭而能善勝，雖不言而能善應，雖不召而報自來。天道坦然而若善謀也，使善惡不能逃，如天布網，雖恢恢寬大疏闊，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。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音碁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而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音卓，未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夫民責欲為奇，是故常不畏死，奈何感嘆之意立刑法，以死使民懼之？若使民忘欲而常自畏死，其間而有為奇者，以謂吾得執而殺之，以戒於眾，孰敢也？然以責欲為奇者，必自招其禍。常有司天也殺者殺，又何必代天行刑？不惟殘物傷生，仍亦自失天和。而代司殺者殺，是譬如代大匠斲。木匠也夫代大匠斲，施斤斧之勞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專刑罰治世，少有不失道矣。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也，是以飢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難治。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也，是以輕死。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周時民之飢不足之意者，以其上食之廣，必稅之多也，是以飢矣。民之頑單而難治者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難治矣。人之冒險而輕死者，以其上為生生之厚也，是以輕死矣。惟上無以生為過厚者，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。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，死之徒也。柔弱者，生之徒也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故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

人之生也，其體柔弱，及其死也，其體堅強。夫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見堅強者，死之徒也。柔弱者，生之徒也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人共伐。故堅強則居下，柔弱則處上。

天之道，其由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？其惟道乎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其不欲見賢耶？

天之道，其由如也張施也弓乎？高者抑損也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也。夫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，而人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

。孰誰也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

下者？其惟效天道乎？是以聖人效天道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者，以其不欲見賢耶？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音衡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天下莫過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欲換易之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，蓋不能守柔受辱。是以聖人言：湯武之言萬方有稷主；獨稱孤寡不穀者，能受國之罪，在子一人。能受國之垢，是謂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此正言合德，俗若反焉。

和大怨者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而和天下之大怨者，後必有征伐之餘怨。既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如執左契，左契自執，右契與人。契之左右合以為信。而不責求也於人。有德者如司主也左契，物來自合，此天之道也。無德者如司主也右契，徹通也物求合，此人之道也。天道無親疎，常與善行無為之人。

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使民至老死，不相與往來。

心本清靜，元無染著，緣心起欲，而著萬物，既著萬物，則生食求。老子欲使天下人心無欲，不著萬物，如是小國中寡民，使民有什十人曰什夫之器伯百人曰伯夫之器，智識可為官長者而不用也。且夫使民無歌，則心靜安閑，忘一切利益等事，故重死而不遠徙。移也無欲則無求，雖有舟輿，車也無所乘之。無欲則無爭，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反朴還淳，不假書契，使民如三皇之世，復結繩而用之。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，不事文采而美其服，淳朴為風安其俗，各不相慕而樂其業。雖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彼此無欲無求，雖相比之，使民至老死，不相與往來。上怡怡然無所施，下淳淳然無所為，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？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信實之言，其文不美於俗。美言華瀚，理不信實。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善道者在行不在辯，說殫於辯者，則不為善。《論語》云：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知者明心識本，不在多聞廣博。務廣博者，有所大不知。孔子曰：賜也，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對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已音紀下同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

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耳。蓋聖人無積也，欲人付囑護念，既以為人，因勢獲利已愈有，既以與人，其道弘廣已愈多，所以利他兼自利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老子書終二句，以結其德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竟

紀 末

元卿謁本來子時，王屋鄧光求請此書，欲鏤板於世。本來子曰：此書為己以記遺忘，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，而恐難行。光曰：氣與形神若一，而能把握陰陽，故壽與天地，敝而無有終時，此謂之真人。若以一為法而貫萬事，則可游行天地之間，視聽八遠之外，此顯淳德而全道者，謂之至人。其次以陰陽為法，從八風之理，而能處天地之和，內無恚嗔瞋之心，故能適嗜慾於世，亦可度百數，此之謂聖人。若取法則於天地，象似日月，辯列宿星辰，為之天文，述歲運，察陰陽逆從，造律曆，分別四時，此謂之賢人。其次徇五常百行，謂之君子。背君子之行，謂之小人。自真人至君子，不離一氣陰陽人事，皆謂之德。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以前無為大道，雖三賢十聖，尚猶生疑，何況小人乎？五常百行，乃修人理之德，尚不肯行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，何畏憚耳？本來子曰：向有客言：昔王雱注《道德經》，少年而死。父追雱魂，見荷鐵枷，云：我不合注《道德經》，故受此苦。如是論之，書必難行。光曰：詳雱所注，雖不中道，粗不失德。設使人從其德，亦可補於世焉。譬如柳七作樂章，集觀游詞廢句，不過情境，使人迷情逐境，殫酒色為奇，障閉本心，埋沒道德。至閨門聽之，動其情，發乎事，鑽穴相窺，踰牆相從，汗失義方，何異攜人於溝壑？任屯田之職，作優伶之事，為儒不能駕先聖之道，遺淫詞於世，以翳愚俗之目，此反先聖之道也，且兩者罪孰重焉？誑說之徒，謗業自招，而真說難壞，又何畏其嘲謔也？本來子曰：今時尚奇怪，如河上公飛昇，列子乘風，點石為金，經歲不食，臉紅髮黑，如此之類，使人睹相欽服。某今貧居陋巷，髮鬢蒼白，貨藥於市，畜妻養子，與俗皆同。若以書示人，必招言謗。光曰：世言舜居歷山，象耕鳥耘，聖德感召也。陸龜蒙曰：斯異術也，何聖歟？孔子敘書於舜曰：濬哲文明，聖德止於是矣。何感召之云云，猶大成而後薦於天。孟子曰：堯舜與人同，而好事者張其怪，非聖意哉。如漢文帝見河上

公，公乃如雲之昇，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。苟能如是，斯異術也，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。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，所以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隨風東西，如木葉幹殼，竟不知風乘我耶？我乘風耶？此物我兩忘，又豈果能躡空乘風歟？夫乘風履空乃輕舉之術，點石為金乃變化之術，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，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，皆非道德。道德之士者，如列子居鄭，亦有圃田之業，子陽遺粟，列子不受，其妻拊心，可見家貧，亦有妻子也，居鄭四十年，國君大夫視之如眾庶，此與鄙俗同也。道德之士，其同者事，其不同者心。俗人只取境論事，烏識其心？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，跖以世間人事論之，故不免小人之毀也。

《南華真經》云：語道而非其序者，非道也；語道而非其道者，妄取也。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，不以術法注道者，斯可取也。直解此經，文淺義深，典實顯法，世未曾有。若言惟只為己，祖師如何利人。請示要言，告無他託。本來子默坐，久而言曰：五千餘言，其要在無欲二字。學人但心上無欲，此是無上道。然無欲二字，其義極深，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；恐其學人執無，再言有欲；又恐殫有，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；又恐執殫於玄，故將又玄。以拂跡此四法者，乃入道之門。今者學人往往各執一法，而反為病。一者學人見說無欲，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，不思斷除便是欲也，此著無病。二者將心求法，將謂心外有法，不知即心是法，法即是心，存意識在心，便是欲也，此著有病。三者令心凝然依住，如木人相似，澄定不動，此著於玄，名亦有亦無病。四者拂除玄跡，作不依住，解存能所之心，此著又玄，名非有非無病。已上皆心有趣向，並是汙染，所以為病。人能心上無此四病，方是無欲。今學道人注書者，尚自不能離言，認玄為道，以又玄為眾妙之門，斯為謬矣。夫為書當表顯之說，其實離此四法，方始見道。道為眾妙之門，而書以言為荃，豈可執言生解？學人但無纖毫擊念，心如朗日，常處空中，無有纖埃，光明遍照，然後隨方應事，如天起雲，忽有還無，不留蹤跡，無所住心，此名曰德。謂無取無捨，無凡無聖，無一法可修，無一行可得，故云平常心。是道又云：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學人到此多自生疑，恐落於空，遂望崖而退。此非落空，乃無心之心也。了得無心，喚作道人，道人在真人之上。蓋真人存意識為學，所以在道人之下。

時紹興庚辰人曰穎川陳元卿記其言而綴于後